

乾隆乙未之冬十月先忠正公仰蒙
天子褒忠賜諡越二年丁酉戶部侍郎彭公以公遺像進
呈恭奉

宸翰題詩一章以

御製書事文

命大學士于公敏中書之像端而錄公上攝政王書於後
也

命摹鐫祠壁以垂久遠

奎章炳煥昭茲來許誠亘古以來未有之

盛典也庚子甲辰

翠華南幸

特遣大臣於公祠墓奠酒

聖澤頻頒褒榮已極公其可不待文章傳矣伏念公孤忠
貞節載在史志當誓師勤王時凡奏疏筆札皆足以
見慷慨致命之志今

天子特予褒揚俾垂奕禮純為孫子顧敢漠然已乎公之
大節固不待文章傳然亦散佚不可多得謹就先府
君所付遺稿編為四卷敬繕

宸章冠諸卷首而以史志記傳題詞附焉編次既定付之
剞劂益幸遭逢

聖主為千載一時云甲辰立夏元孫開純敬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御製題像詩

紀文曾識一篇篤予謚仍留兩字芳

乙未冬命大學士九卿等校勝國殉節諸

臣事實定議予謚可法得謚忠正

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像

斯觀矣牘斯撫月與霽而風與光並命復書畫卷內千秋忠蹟表維揚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畫像并其家書裝卷呈進乞書御製書事文因成是什題卷首而向所製書事一篇及可法復書則命大學士于敏中書于卷內即以此卷刻發兩淮鹽政置梅花嶺可法祠中並聽摹鐫祠壁以垂久遠

奉 勅恭和

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臣于敏中

遺像留傳殊霍化忠魂來往與梅芳

可法死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

揚州郭外之梅花

前身何必定信國

史載可法母夢文天祥而生

御製文斥其附會

內患那堪甚李綱

可法內扼于汪黃而士英大誠

之奸邪誤國更甚且福王庸闇並不

及宗高宗可法遭之尤為不幸也

附卷一書

天地量易名兩字曰星光

聖人有作敦人極臣與榮馬載筆揚

臣敏中奉

勅啟書

御製書事文于卷內與有榮幸

臣梁國治

披圖對影風還凜

奏御逸

題蹟愈芳

天與忠魂旌七字人留正氣在三綱梅花祠古衣冠冷江

水瀾澄日月光有

詔和詩兼刺壁小臣何以奉慶揚

臣沈初

一載小朝猶草勁百年遺廟有椒芳狼烽夕照城空

守燕子春燈政不綱餘閨尚難濟是曷中興無望繼

高光易名

題像因

垂教匪僅

褒施被魂揚

臣彭元瑞

鬚眉正氣遺圖黯涕淚家書淡墨芳留豹

文超六一記

遺像得荷一天題光昭萬古歐陽修為王彥章作畫像記不足言矣獲麟

筆壓紫陽綱

御批通鑑輯覽分紀福王萬世時筆直軼春秋別紫陽擬經手臣與修明紀綱日常

深悅 殘練入市偶然得

褒翰從

天與有光

臣奏對次恭懇 區識梅花嶺祠外江聲無復舊

波揚

臣董誥

存書

錫謚曾褒烈

灑翰

吟題再闡芳用教為臣與為子特標之紀更之綱已無骨

共梅爭冷但有心將日並光

天與孤忠千古在漫傳仙去浪稱揚

見卷中跋語

臣劉墉

成仁取義當時凜斷楮殘煤異代芳獨力自甘支敗

局偏安誰共整顏網衣冠藏處風烟古面貌傳來鏤
素光勝國孤忠宜領袖特膺

天筆賜褒揚

臣金士松

青燐骨化隨殘局遺像猶留百世芳亮節堪教臣作
鑒

天題直與史為綱

附書錫謚誠無忝國信家言而有光遙想靈祠風颯爽大
荒披髮尚飛揚

臣陳孝泳

展卷孤忠遺貌在

褒題

天筆為留芳半生報國支殘局一死成仁見大綱人但衣
冠書不減名因日月謚彌光靈祠想像梅花外江表
清風萬古揚

史忠正公集目錄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恭校



卷一

奏疏

卷二

書

卷三

家書

遺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四

雜著

詩

制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忠正公集卷一

奏疏

請濬河濟運疏

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
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
無多臣方以此為慮乃突報聞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
湧而來者今且褰裳而涉矣嘗考河決入淮從來為害即
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穎至壽州正
陽鎮俱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
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崇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

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歷十五年決於單縣之黃涸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日即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即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核准而東未有不為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火秋洶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橋石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為沼矣所求橋石之需不容時刻緩者也况河併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往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為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望重之臣專為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免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

祭二陵畢上疏

陛下踐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取朽何以忽覲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行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請定京營制疏

江北四藩既設長江水卒復增門戶之防此為最要次之

則都城矣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恭贊各街蓋為至尊在北諸臣留守南都特假隆稱以示重要恭遇殿下郊鄣鍾祥豐鎬真鼎萬幾守備無不仰稟廟謨臣等何所容其恭贊則舊帶守備恭贊各街皆當裁去惟照北都之例改設團營即以天教場小教場神機三營做五軍神樞机三營之意每營練兵一萬以副恭遊都四員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其本營兵額不敷聽於別營選湊如再不足則另募補充此皆戰兵也此外則立巡捕營用兵六千名以兩恭遊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所以防內姦也此外則併神威震武為一營用兵五千名以兩副總恭分領以一勳臣總

領之所以護陵寢也此外則照北兵部例設中軍一員兵三千名為部標營以副將一員領之所以示居重也兵制定而統之不可無重臣應照京營例設總督勲臣一員協理樞臣一員各兵除防江者另屬操臣禁律另算及護陵者另屬勲臣外其餘九係京營之兵悉歸統轄庶人心一號令明以戰以守截然不亂矣此整飭京營之大概也至於中前等五府每府向止簽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應照北例各府用簽書勲臣一員提督五員在外其侍直大漢紅盔叉刀圍子手以及錦衣鑾輿等司應用軍校為數甚多此時律軍俱入伍操防不便多掣權擬招選大漢將軍三百員紅盔叉刀圍子手三千員加以原有皇城直軍可足五千之數其簡選精壯加給月糧務令實堪拱護之用以勲戚一員領之錦衣衛旗校酌設八百員其領之者用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字樣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所以杜告密收人心省繁費也臣所議備都城者如此

議設四藩疏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弱如六朝猶爭雄于徐泗潁壽之間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

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廬城距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江沿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請頒敕印給軍需疏

江北軍民不安洵洵告急臣奉命督師即當啟行今請速頒敕印以便行事又各項軍器所需不資臣在南都造過紅彝滅賊等大炮及鳥銃三眼鎗腰刀等件不下數千皆

發各營見在操練今置造無及需用難緩不得不予內庫所備暫借應用伏乞于兵仗局發明銅甲葉多則一千副少則五六百副于供應機房發駁回雜色緞一百疋併內廠前買解京白布發二三千疋為釘甲表裡及棉甲等用于兵仗局戎字等庫發舊倭刀三五千把為馬上精兵之用發皮團牌二千面為守城及船上選鋒遮洋之用于各營取原發紅彝炮五千位滅敵炮五十位原領內庫銅錫三百口再將戶部員外丁煜買到紅銅發一萬觔為打造鑼鍋之用此應用軍需不容缺少諸鎮兵集江北臣到彼便須給發錢糧除貯淮揚之銀聽臣察取洎河湖之米聽行

收貯應用此外尚須二三十萬金携帶前行容臣于江上
迎催解北之銀題明留用用完奏銷此應用錢糧不容缺
少者也統祈聖俞先行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先帝本堯舜之資邁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
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
錢二語真切中膏肓今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
方新即卧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意二十三日早朝有
文武奮爭一事聞之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
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累累降賊者

寧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
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青永凋各懷偏私日尋水
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
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姓因奉命
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齒冢臣慎言復
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辭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
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
禍亂耶臣辨寇不逞豈不應談內事但朝端之水火不化
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
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倚主權尊而國

威始振矣

乞下撫臣黃家瑞道臣馬鳴騷處分疏

題為悍民慘殺無辜鄉紳等事鎮臣高傑率兵南下揚人實未預知初至不無騷擾及鎮臣既到取犯兵斬之以徇日不下十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騷一味徇聽城中百姓日于河邊草隙取零兵殺之因是結釁愈深竟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為百姓之心無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通擄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座次操戈而羣殺之至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于道臣始則乘張後復畏縮今且避往泰州矣罵兵殺兵以為愛民而不知適所以害之也臣于二臣不能無憾乞敕下處分以諭三軍以諭百姓一面祭其首懸立重創之庶紀綱不至盡壞謹題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鎮臣高傑兵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既有仇隙則向後不無隄防嚴令驅之不能也臣前渡江欲了此事即討賊西行不意兵民扞格不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遂造為不根之言如鎮臣黃得功到儀真安插家眷或謂高曰此乃與爾兵為難者于是高兵移野以待及臣至或又謂高曰此來非真心特為爾至此兵疑臣將疑臣即傑亦疑臣臣惟處之

以坦待之以誠數日間傑亦諒臣心事矣臣昨與鎮臣議
無以家口之故致兵民水火誤練兵勦賊之事將傑兵移
駐瓜洲瓜即江都縣轄距揚四十里有城有水資給日用較揚更便
惟時為鎮臣劉澤清標下官兵未去俟澤清赴淮即可移駐并議
傑標下副將李成棟一旅日前暫駐六合黃得功汎地隨當
移駐盱泗計隨至瓜者不過十分之六七耳安頓既妥即
選銳北行傑在瓜臣在揚調停兵民猜嫌可漸釋矣

請頒詔敕定人心疏

臣在維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艱危
忽聞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遼帥吳三桂殺賊數萬闖

賊西奔或云唐通內應闖已投首據撫臣黃家瑞送臣一
報謂有武弁子劉崇岫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
吳帥入城驅勦闖逆已經發牌南來而舊輔謝陞于德州
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青州諸紳遺臣一札內云四月二
十四日吳鎮大敗賊兵于一片石賊狼蹙入都盡掠贖財
于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訖青州紳士軍民殺其偽將軍為
道偽府其餘相繼殺偽官者十處諸君子速立新天子號
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
額為宗社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便同異域陛下進膺
大寶正位舊都山東北直尚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

棄前功即或割據紛爭又漸生後患伏乞陛下即諭該部院選廷臣有才望者賚監國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陛二敕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通知庶人心有歸掃三秦之餘孽在指顧間矣

請遣北使疏

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抒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于辨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云假之以

破賊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寧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為我所有但既能殺賊即為我復讎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讐之大而特宥前愆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數也敵兵聞已南來凶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勅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逆既示我弱益長敵驕不益嘆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勅兵部即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稱謂速行叢議應用何銀幣速行置

辨並隨行官役若干應給糜費若干一併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庶款出不為無名而滅寇端在此舉矣

請進取疏

奏為恢復固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于自強而畫境于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人若不知足明知足不可徂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于意足以已之僅有為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為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為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為恭皇之所已

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為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為高皇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胥之揣勾踐也曰為人能辛苦則無荒于禽無荒于觴無荒于色無荒于瓊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膳薪臣構桑土斯謂辛苦耳而况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興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頻蓄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

土難圖將見故趨日失掩耳之訛其何免之所可異者國
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啟運
會之時亟圖報仇雪恥之舉獎率諸臣卧薪嘗胆藉申枕
戈務求縛竒兒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
斯偉然昭著于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
下等于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即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
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追後志倦垂成
以荒湛自娛而勾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剌刺懷恥以此
志為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既弛于工諸臣必逸于

下將見麴蘖沈湎事業或隳於夢醉美色幸御精神半付
于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闌
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于高麗拜詔不呼于河湟民忘中
原矣始矜壯志于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于
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
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仇何日復進取不銳則
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
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者制外而今
則獻楛交熾兩川危如累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矣
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

據安尤大言之也興言及此可為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
虎相鬪南牧未逞綢繆未雨惟此閒暇時手時手不再來矣
若夫彼操鵲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夫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
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論人才疏

通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
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
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
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却姑付庸人倏用倏更
有同兒戲即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
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曾無為國家實
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于亂蓋由此耳今時事
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仇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却
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却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搬拾浮
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
虛應誤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為國家籌兵籌
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
空言復仇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即草野書生少明君臣大
義陋晉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乞教廷臣將
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即用以治兵某堪治

餉即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為危疆督撫或為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為戶工堂屬或為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懸破格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請行徵辟保舉疏

國家設四藩于江北非為偏安計也欲養成氣力恢復神京澄清關陝以歸全盛耳特慮兵戈擾攘不復有百姓無百姓何利有疆土故擇吏不緩擇將而救亂莫先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今日是也前北都未陷求救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

救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炎涼無不營避而兵荒殘破之地卒授之庸人況今已陷之殘疆另圖恢復安民禦寇萬苦萬難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為拘東南缺員不少安能復填西北使無致嘆于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為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羶故捷足蠅營真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必真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臣意宜做保舉法通行直省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果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送京資以路費赴軍前効用酌補守

令缺員二年及滿平升善地三年改選優擢京曹有靖亂
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
不舉諛科指叅其有懷才自赴軍前者驗其真才一體錄
用有保護一方為民推服者即秦梓亦可權宜徑用乞敕
部議行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始應從免豈在南
獨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聞
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
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鑕

未加抑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敢
秩閒曾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
著者重處示儆若偽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
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
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准戴罪討
賊赴臣軍前酌用至于東兵助戰義重復仇諸臣委曲相
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為報怨之借題應寬
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
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者過不但在南者姑
寬即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垢之人為雪耻除兇之

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

請出師討賊疏

奏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略激勵
同仇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
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
之東也其君臣曰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
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
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夫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痛
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恬武嬉頽成暮氣矣屢
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調麗帥陸則分布精

銳盡河以北悉為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
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闕陝討賊之約不聞達北
廷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難成
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
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即卑宮菲食嘗膽卧薪聚
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沉舟尚恐無
救于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
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取將者志也廟堂
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事
漢光武不忘蕪蕪蕪薪之時臣願皇上為少康光武不願

左右誓御輒以唐肅宗高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駭
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
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及高皇帝則淚
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監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
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大變也先皇帝崩于
賊莽皇帝亦崩于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仇也先帝待
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
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
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願可
膜置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

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若彼
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
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
秦關懸工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絜綸之布痛切
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遭此大變皇上
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
足錄臣于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為刪除不意頒發之
時仍復開載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
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各器濫膺于斯為極以後似宜慎重
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

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
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
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行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
即事闋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
教一日不退卽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
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所在
也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仇振
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選將練兵滅寇禦敵
之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間不
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

下留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爲官一
到爭思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爲牌斬一爲
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爲牌到碎之
偽使到斬之賊逼河上則邀擊而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
白邦政等皆踰躅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
勢之壯如長城頃又報恢復宿遷爲官遁走江南少安其
有功于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爲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
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

運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仇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南真安實賴此舉伏乞敕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推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紳士民及行間有功將士併行按臣爲確具題特恩旌叙庶忠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可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竊聞綱紀立則朝廷尊法紀張則亂臣懼頃者從逆一案陛下遠而祖宗之恫近而君父之仇亘古希聞于今爲烈昔漢文帝以盜高廟之環欲竟族之曰吾無以共承宗廟唐高宗以伐昭陵之柏欲竟殺之曰我不殺則爲不孝視

今日九廟諸陵蕩然蹂躪其痛憤何如而大仇未復先誅事仇之人執法將申竟多舞法之吏臣敢畧陳膚見冀聖明採擇焉一議緩決夫元年停刑此承平之繼體則然若上位失而復尊宗社危而再亨則當速誅大逆上平天地之怒下快臣民之心如唐肅宗斬達奚珣等在乾元元年宋高宗賜張邦昌死併誅王時雍等在建炎元年即靖康之末年如宋法則諸臣之死已緩如唐法則諸臣之死無辭若爲防禦武備僭命乘傳渡河問鼎尚敢在中興嗣統之後不棄于淮師就縛之時尤所得而旦夕甘心者也一議贖辟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

姑寬寸磔抑思諸臣已無寸環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敗履殘簪堪復寬收獄吏且諸臣之金穴積于何代搜于何人既藉先帝以肥家又資溫飽而貴罪異日即有閔燥窺伺皆以納贖為萬變不窮之長策矣昔唐室播遷乘輿無恙尚決十八人賜自盡七人茲計六等中止決四人絞八人又贖及絞則殺者四人耳鞏燭方允昌未獲則殺者二人耳先帝蒙難一門而諸臣逃死什九亦何以謝闕宮之怨乎一議錄用夫臣節既虧他無足錄數月而兩易其冠裳一身而三呈其頤頰前途如此後效可知乃皇上于從賊之韓四維念其棄家來歸臣謂其棄家來歸如東

晉過江避亂收卞壺庾亮等百人今倣其事以待夫秦晉燕齊家食諸臣有受國恩而思漢去墳墓以間閭者從賊諸臣應不在此例若從賊之棄家可用則在籍之棄家者今布滿江東當盡還其職而且有作楚囚相對者矣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縉彥衛孚文之督師防河時敵之開屯施鳳儀黃國琦之贊畫既任封疆各有應得之條分附諸等之末亦法之正也一議存疑夫大逆固難妄加但聞奸首賊廷羅致殆遍錦衣策馬充斥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枉則亦何枉若以披拾風聞雖厲仇人之口至欲硬求對證唯呼先帝之靈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無非

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推敲則謂之掛議而若
難鍛鍊此時刑官鬻法之巧諸臣營脫之由耳即如庶常
盡逆已奉明旨不在疑列而魏學濂之一人尚云行察定
奪則猶之疑也臣謂宜先定罪而行察不可疑死而懸科
也以上數條謹就前案參論而臣更有疑焉一日收漏逆
昔李綱以圍城中不執節者皆欲論罪比聞賊所之摩肩
紛紛拜命如吳偉業非先帝特簡者哉賊至而污敵未再
屈與曹 皆以原官而銜偽命頃又自北逃歸矣臣恐
二臣而外實繫有徒乃萬口共傳六等不及非家勢庇之
親朋諱之即多金脫之門生故舊百計以營之應令諸臣

各確據知補牘入告若武臣元勳戚畹屠戮殆盡而營衛
等職竟無一人與文臣同議恐無以服受罪者之心一日
嚴逮治昔唐復東京獲偽官三百齊下京兆獄付李棲筠
等治之而今者獄無多犯案有虛名京邸潛來黃昏幕下
里門騁從白晝驕人如陳名夏之竄跡他鄉方拱乾之道
遙故土縱而不緝為失法緝而不至為抗命徒使詣闕求
投則國人欲殺山頭相望則司寇無刑加以奉行者或求
脫而妄繫於家屬或姑縱而觀望于歲時賄賂公行催提
不及恐無以服受繫者之心也伏乞陛下嚴諭諸臣搜剔
遺污肅清弊案知木吏之無情而使錢神不敢為奸三尺

定于萬年兩觀傳于一日廢叛逆誅而神人快國憲立而忠義彰矣恭候敕下法司立賜施行

請勵戰守疏

奏為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罰遘此閔凶真主挺生中興啟運經綸裕于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忻懽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憂未有恢復勝着北使言旋救兵踵至和議已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非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

于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賢已廢却一半况以意氣相激化成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迄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為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為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怒宿怨孰有深于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沈于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虚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

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閩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于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宗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勲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尚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工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惟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帝于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仇尋鄉鄰之鬪于理安乎于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

戰戰非諸鎮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仇雪恥為心簡乃車徒穀乃申曹朝營又莫惟北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至也何以禦其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其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于閩外之同心者也然閩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徂在內宜實籌兵餉以卧薪嘗膽為生機在外宜力

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
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為治轉弱為強在我皇上一
振勵聞耳

請緊急防守疏

切照靖康侯黃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
有昆弟之盟傑既死事疆場決無乘危圖併之理其引兵
東下蓋慮高營兵眾未免乘亂紛紜故移師彈壓耳不然
四藩並建義重情深東平侯劉澤清既為傑請卹思請襲
爵廣昌伯劉良佐亦復不約而同豈得功獨無同類之悲
同仇之誼乎揚之兵民風聞傳說閉門拒守視若讐仇將

得功本心無以自明于天下此嫌釁之所以難消也臣到
揚州自當善為調處惟是目前急看莫先于守河高兵之
所守者歸徐萬一聞報南來兵隨闕渡歸徐失而三藩之
地皆危矣察良佐原有招討河南之任合即發兵一旅赴
防歸德之河一面催給餉銀以濟遠征之費徐州雖有副
將李成棟而河信延長五百里非一鎮之兵所能支且各
兵除徐州舊營外餘兵家眷皆在瓜洲聞此亦無固志臣
已再三嚴飭不許一步擅離淮撫管轄全疆必須發兵協
防措糧接濟此門戶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邗宿孤懸河北
雖以臣標鎮將分發沿河其實整營待戰之兵不應為分

信零星之用即派防河工前有定議亦斷無渡河而北代
主兵守城之理今准淮撫移會欲撥臣標二千衆代為守
邛是明明置邛於度外矣淮藩撫六萬之兵一百二十萬
之餉可僅僅守一淮上手所當急歿主兵據城固守而以
臣標之兵為應援此重地之防急當飛飭者也臣雖奉命
駐揚終慮河防不固數日之後即當北行淮揚重地須人
殫慮計為鎮將兵民所懷服者莫如監臣盧九德高起潛
九德見督京營恐無暇隙合令起潛移鎮早息兵爭此根
本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除臣一面移文知會外伏祈聖鑒
先行

辭加銜疏

案照本年正月內蒙諭旨二宮告成加臣太保兼太子太
師賜衣襲子臣具疏辭奉旨卿宣猷鞏固誠心擔荷勞苦
倍于諸臣加恩厚酬夙謨宜祇受所辭不允欽此又二月
內以土寇程繼孔伏誅晉臣太傅蔭一子臣又奏辭奉旨
程繼孔多年巨寇為患甚大卿運籌殄賊允為功首不必
遜辭欽此臣疊被隆恩益增惶悚切念大臣之廉耻即天
下之風尚一身之辭受關四海之紀綱虛冒恩賞無以廉
法諸臣且使節節濫膺必人人覬倖其流弊也不小先帝
慘禍亘古所無不共戴天之謂何尚忍昧良邀功人理何

在臣每五夜推心汎讐之要領何以尚存北嶺之梧楸何以未掃山東河北之赤子何以慘罹水火汝雖鄖襄之要害何尚阻馳驅餉何以愈峻削而庚戌頻呼兵何以愈召募而戰守日縮薄海人才何以闕門不至意外變故何以逐日環生愆且積于丘山罪莫踰于擢髮容敢受無功之賞屢頒之賚手謹再瀝誠悃乞收回成命將來戮力危疆勉樹尺寸再承恩寵亦未為遲此時則斷斷不敢受耳

請飭禁門戶疏

題為君讐未復天運已周伏乞先治臣罪後責眾效以正春秋之法亟明討賊之義事嗟乎今乙酉三月十九日矣

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皇帝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内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尚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坼天崩之變嗟乎為臣子者尚忍言哉臣待罪南樞于義應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竭頂踵戮行力間生致賊渠猷之闕下然後可以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為不久事權不為不專費餉不為不多用人不為不廣而心腹之憂特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畧闖賊

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捫心恨不即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
不得仇不復則君不書葬臣不除服寢苦枕戈無時而終
而于未能復仇之臣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
誠恐久之則翫為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于書
宰糾一例則責相尤嚴於四年七年缺書二時則責大司
馬倍凜臣謬以相而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于宰糾既
降書其名氏今臣敢復列于冠裳在天時尚徑削其秋冬
在帥師敢仍存其爵位所以然者明大仇一日未討則為
臣者一刻難容于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
又誰責乎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為榜樣一面布明大義

宏張天討務期掃除氛熾收復神京使天下忠義之士
奮勇敢之氣怒生庶驕敵逆寇不至笑中國為苟安而輕
朝廷為無人也臣草疏未畢哀痛不勝潏流窮源因致恨
于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為禍首從門戶生
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線索淵源之計愈
巧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謂織私翳萬物倒置矣所以
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
試問山陵安在先皇帝后梓宮安在血嗣安在猶暇爭論
間是間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為炯鑑伏願皇
上申戒諸臣毋得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

疆合内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復仇大義斯為
真實忠君愛親亦為真實愛身家妻子也若此後文臣猶
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為奸將天道必為降凶
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自劾師久無功疏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拚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
帝之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
五月出師左拮右据前虜後跋初則調停諸鎮和同室之
戈矛繼則躑躅河上憂三軍之庚癸後且講信修睦貽百
出之譁張夫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

支持河上聊以固吾圉也哉我之大誓在寇不寇是討而
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况敢以討寇之舉渡河而
南實與我福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之力僕、徐揚內費
方深外侮翼禦是逆賊終無討滅之日也大誓一日未復
則先帝之英爽一日未寧幽薊一日未恢則諸陵之松楸
一日抱恫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瘁憂鬱日
沉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臣幼
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掩卷太息聖人不但為折足者戒其得凶實為凝鼎者慮
其覆餗如臣者豈止自愧于薄小竟得智力之俱無倘乏

自知之明。貿貿夜行。縱顛趾滅鼻。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如。今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苟且支延。警報少緩。後來之彥。猶可力迴。履轍大振。同仇以補救于萬一。倘烽息再警。庸陋如初。倉猝呼援。雖有智者。莫措其手矣。伏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讐耻立雪。仰報先皇。臣就鼎鑊如飴矣。

請早定廟筭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頃報北兵初二日分為兩路南指江干。所恃以堵禦者一淮為限耳。

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臣赴廬。皖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即東下而北。之南來則歷。有據聲勢震蕩。遠近皇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為禦之。不知士英何以蒙蔽至此。以臣愚議。應宿重兵于盱泗。臨淮鳳淮壽州。控淮為守。以靖南一旅。令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伏乞敕下樞臣。早定廟筭。上游果急。勢固不得不先防。如尚在遲疑觀望之間。則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為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

容不再四等酌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忠正公集卷二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
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
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段段
至竟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
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貴國一
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
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

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
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
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
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
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
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
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
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
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若告廟之日紫
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柁梓敷

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
北刺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
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
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
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
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
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
責善手哉推言之此然以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
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
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

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
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
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宗高續統
是皆于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
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
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
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手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
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
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

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
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窺突也貴國豈
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勅撫互用貽悞至今今
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工和表體國介冑
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
不越於斯時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
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
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
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
國義聞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

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
在道不日抵燕奉盃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
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
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
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致某

弟雖庸陋無間竊願附正人君子之列老鄉翁大名不啻
泰山北斗惜兩地相懸無緣親炙左老恩師立朝正色憐
士清心行者誦之途賈者談之市况我輩樞衣絳帷親承
知遇者乎頃左世兄對揚北闕具言腰成楚女將吹乞食
之簞教未充譏竟無王孫之飯向之舉債以完官今則刻
期而取貸在師母及諸世兄人心熱面豈肯坐負恩錢然
千金成擔故口為羞我輩必待其如何乞憐然後假道義
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星火成仁取義不幾以負吾師者
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視為行路弟已具名京
庠傳單遍啟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
儀不嫌厚薄至如近朝即學鄉翁肯為生生不窮之義人
心義理士林公道戴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憑
之美肅此仰千萬惟照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拮据無日不以賊為事而每因棘手之故曠廢
居諸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為甚初于鄴家店札老營設伏
於閘門冲界上塘撥與賊哨遇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
伏陣復引去竊意倖饒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
頭砲擊遂分兩枝一枝尚留黃梅一枝遂入宿境一望平
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言守不可與言戰又有如老世
兄洞鑒者刺下憂心如灼無計可施擬鼓奮一戰而新練
之卒僅二千名吳淞之四百皆象人也撫臺操臺無一兵
發到時勢如此付之浩嘆承教皆骨月至爰敢不佩服第
誰實備兵而令吾民膏於鋒刃捫躬自責萬死莫辭惟束
身以聽處分而已賊勢甚衆實不下教萬人若由石碑
走大路勢必取道于桐法已調池陽兵五十名及寧安之
二百往戍矣按臺又現在嚴催想不日可到諸凡守具恃
老世兄及諸先生料理有素耳匆匆漫復不盡

復左公子

世兄自金陵回便當鼓勵諸生速為善後之計據賊營走
回官兵皆稱桐之寨黨從賊者甚多時以桐之金帛子女
誘令攻城將來定有一番大舉不可不想到也晦日自石
碑進兵幸得小捷終不能剗之使去奈何奈何光固聲息
又急桐之為桐岌岌手不可支也今已發兵三百增戍侯

太湖之賊有退意即還顧矣率復不一

致劉允平同年

昨以小函奉候想達尊覽矣中秋別後抵六安處有兵譁之事蓋因各將家丁零星不成伍不令歸併遂有從中挑之者其為首有副將劉邦域之家丁舉事之夜其勢甚兇而究竟為首者不過數人其餘皆昏夜迫脅實不知情次日追及同黨者隨去被脅者皆回計走者不過四五十人而南監之疏情形迥異不知風傳之訛何遂至此舒城之戰淮兵札營不動其追殺四十里皆皖兵也一戰之後賊不敢留亦庶幾資其一臂矣昨者朱公祖塘報謂犯瓦埠二百人係是叛兵實無此事恃老年臺知愛乃敢布聞亦以見任事之難也萬祈秘密弟因河南有復返之報暫駐六安今已遠去的于廿一北行矣臨歧悵戀如何如可言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弟某自去臘廿四日督兵北行今前鋒將抵宛而弟尚在滕縣其遲遲之故因各撫供奉旨止回而寇復耽耽門庭不得不從容候旨以便回顧也東省經難後亂兵土賊到處橫行不成世界敵標之兵幸守紀律到處有壺漿相迎光景只恨來遲不能建寸功以報聖恩耳聞張鍾老闔門死難令人涕零盧九老身先將士竟死于陣國家失此棟

梁悲憤纍日不能自己。自任版中不見姚永老不知何故。即報兩月不見都門事一切茫然。今以奏銷勦餉之便。欲訊台祉。附有懇者。軍前監紀初薦歸德顏二守。未果。今擬用雄縣令張秉禮。聞此人乃總兵張安之子。做官有清名。而家計饒裕。常養壯馬健丁。且于去歲春間竭力濟軍。有勦賊之志。若得此人可助一臂。因近畿州縣方慎遴選。恐又為部覆所格。祈懇憲王成之奏銷疏發于十二月八日。因承差被擄。逃回。今再遣去。故仍前月日也。晉生親翁孫北海父母均乞叱名致意。

致金楚畹

治某因寇遁河南于去臘廿四日督兵北援。業已小函報聞矣。茲抵睢陽。聞山左之陷已及。躬膝勢不得不渡河而北也。從此日遠旌旄不勝悵慕。

與湯公祖

治生行次壽春。連接邸報有敵兵出口之說。擬避至蒙城。其疏回募而以千金之餉解濟京需。何等穩着。乃濡遲不決。直抵彭城。川兵倡言不肯渡河。沙中偶語譁迹已彰。而諛將不察也。于初九夜二鼓忽發火。數把得李忠和輩鎮住。各兵旋札營不動。火勢延灼。遂燼河干草棚四百間。今已得首惡三人。正法治。生進退狼狽。苦不可言。昨得老公

祖札諭即擬旋師因有此舉反覺不便只得渡河而北矣
乞老公祖措解餉銀三千貯彭城以俟若鄆滕間可以得
旨庶還軍有名耳萬惟留神又聞豫兵大譁許州降丁內
叛已不保矣豈氣數到此人力不可挽耶可為浩嘆

與李餘我

川兵妄逞以嚴法懲之幸已帖然渡河矣忽接邸報內見
朱公祖入衛之疏奉已有委道入衛之旨而洪亭九老師
與左總鎮皆屢旨催之入衛則治某此行非毅出口恐無
還軍之理也敬有瀆者徐河廳同知張俊英做鄉人也舊
為西安僚友相與莫逆其才品膽氣卓爾不羣向為惡璫
所糾今以備官河著績考滿在邇尚望栽培又州同劉兆
東為治某社友一塵無染百瘁不辭雖么麼下吏而志期
甚遠統乞祖臺于復命時賜之薦剡實足為良吏勸非敢
阿私幸俯原宥冒昧之罪

復劉允平同年

南舒小捷差壯軍聲然猶未能滿志捷後正遇邸報又斷
又孝親困住天津城中日夕憂惶眠食俱廢于寇退之後
整旅北行途次得家信老親仰藉宏庇已於仲冬廿五抵
舍矣惟教騎不返今又漸逼鄆滕皖兵苦車恐不能渡河
而北也愁緒如蝟莫知所裁雖陽道中捧讀台翰所諭叙

捷宜優以鼓教愾弟固知之第自反叨恩逾格糜餉且多
小捷飾誇實所未敢若今番三戰皆捷而寇則一去不留
將士之功自是難掩業為備悉入告矣地方蝗旱之後又
值寇氛冬盡春初困乏實甚弟已設處賑給行于六安霍
山而皖屬尚未能及為郡邑長吏當此之際莫為省憂可
畏容弟急商救濟之方仰副德意佈復不備

復傅鶴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間可議樞曹一席滿擬首推不意僅
得比部方令人悵嘆不已乃未幾聖銜議以如此遷轉而
誣為賄得真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卒無奈當事瞻
顧莫為平反惟付之舉世公論而已治生辨寇入援日在
勞攘未遑遣候疎節為慚聊代薄禮以將遠念俟台駕卜
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瞻馳

與楊某

老年臺手翰所論云云真可怪事然翻刻逆案亦覺可省
弟前見左三哥亦曾婉言規之令其悔迹讀書諸兄頗以
為是不意果以此致仇家之怒至于不可解也弟間楚中
各弁深服老年臺寬大得體覺弟事之苛細徒自苦耳但
此時收攬豪傑禮貌不妨稍優而寬大中自有應嚴覈處
弟偶有所聞不敢不效他山之石也時在骨月乃敢爾

惟我年臺諒之

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聞人頗多求將甚切而忠義性生膽智俱足如大將軍考無一馬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饑渴無奈徐漳江淮較晚尤重又虞當事夙倚以此開嫌幾欲別有借重而躊躇未果聞揆樞夾袋久已首推不佞惟順風一呼以快帥壇之早建而已衝邊戰將出於麾下者甚多此時有置之散閒未展大用者不聞官職崇卑乞大將軍撥冗指示求以共濟時艱所甚快也今日究報何如附求賜教

復徽州紳士

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為患者或自以為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人以為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賊亦冒之以為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設富不見兵革此其為豺虎厲目久矣三月初門之役眾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為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嗷嗷若此何以為地方綢繆計耶所諭啟心識之方兄率復伏望鑒原

與金正希

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

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
雁不通數行平生疏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初門三
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顛末于淮上而後知老年臺
之忠孝為不可及也當今之為國家患者賊而殺則賊兵
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為
兵夫兵之不得為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為援勅為勅王而
實快其國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
也又况迂途縱掠明明賊之形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何
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第者以各兵自明其非
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于深夜圍而火之第亦
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為募兵官之故
為粧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悔
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
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即未必悔苟不
禦而即悔則亦不必禦而以悔之置而後禦之獨先此固
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臺身居苦塊之
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
激烈之氣發于楮墨灑之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
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
第法遠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

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鑿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

復左武康

痛哭先帝瀝盡心血卒瘞數月甫戢兵民而北騎紛紛南下河干露宿殮寢俱忘苦不堪為知已述也時事敗壞一至於此接手教知為政靖安家國不負獨老師叔之誣大為於邑然此案借題洩忿貪令止議罰贖即加以庇貪之名其為減等可知一避不免借人口實矣蓋庇之一字代人受罰而避則涉藐旨世兄在事無可媒孽人即善譖何以加諸愚意師叔不妨出質痛言借言痛陷之故即至重擬而澆淄別白自難泯一世公心千秋定論世兄但期潔已靖共靜俟公道之自定避與遷皆非穩著也至不佞軍前題用尤為不便苟可用力正不敢秦越視也佳惠附璧亦遠嫌之意

復孫魯山

弟某督兵北援徘徊中道倏進倏退空受艱辛敵寇兩耽徒應故事言之汗顏今已回信辨寇矣特此奉聞承諭考事甚堂弟可程少而孤長而貧攻苦窮年秋闈屢蹶憶先伯以屢中備卷抑鬱早亡今舍弟年踰三旬有志未展故弟惓惓念之考期在即倘文字堪錄俾得食餼于庠則拜德無量若胞弟可模學既未克年亦未長考之利否應聽

自然弟與模均不敢萌僥倖之想惟老父母相照決不敢辱鼎言之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忠正公集卷三

家書

其一

信緊急未知何時可到又未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
堅固否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望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
男為念昨者賊犯六安我兵三戰三捷自此軍聲大振可
保地方無事矣連日因邊情緊急擬于數日提兵入援倘
就膝下則萬幸也如敵騎不退俟春融冰泮仍乞父親母
親泛棹南來再圖北上乃萬全之計也恐可模不諳事體
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途踈虞悔之何及男事情迫切不

敢不直言之

其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一次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頃聞敵兵漸漸南來未知父親母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可安寧無事否日日懸念寢食不寧如敵兵不退俟至春間仍坐船回南為是萬不可冒險而行全在夫人主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六安已被殺敗我身體壯健不必挂懷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到如此無可柰何痛甚痛甚

其三

初聞父親母親駐天津憂懼之甚及承差到應魁到據稱城堅可守始略放心然終不能釋懷也茲于二十五日遇承差汪思誠始知父親母親已于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尚未大痊恐到家之後不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煩惱乞父親凡事寬解男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境內一毫無犯若於臘底春初再為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願畢矣聞母親亦常多恙未知近日何如尹大舅間在蕪湖今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疋乃母親吩咐買寄者京中諸物

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奎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于諸友容男陸續補還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慎也

其四

初朔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掛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個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着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姑留意留意太爺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只願夫人作個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見時為我致意

其五

聞吾弟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抵京誠為幸事吾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近京與山左告急兵力寡弱勢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桂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數日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

勸留之為是也考期塲事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進取為志嫂子欲來須在敵退後或待之秋間一同前來亦可母親素多憂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藥萬不可悞記之記之江暨如思家令賚奏承差有便馬帶來量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酬之可也

其六

男屢次具稟恐路途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差承差許應奎賚稟前去間為亂阻又未知何日可到男領兵入衛已于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滕縣矣京報已斷月餘忍得十二月十八日起二十三日報六本內至

提塘官稟稱父親病已全愈男不勝忻躍恐春起脾虛更難調治母親身體想亦萬安乘此春月當為可模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途間難行前令承差丁應揚寄銀三十兩為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為念

其七

自聞信即擬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間流寇東犯勢甚洶湧只得先以辦賊為急今幸三捷之後賊遁境外始以二千餘督之北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通憂憤之極連

日始有報到尚是冬至前光景不知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倘藉宗社之福數早出口則後會尚自可期然遭此亂時骨月星散真令人一日九迴腸也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孀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餘不能概及也三太爺如早晚到家即寄一信以免懸慮

其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心守候扶持不可譏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喜歡讓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於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真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為身為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楊

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着餓不着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天見憐生得一子及用正是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工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病體如難得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騾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並無疾病不必掛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着做官徒受清苦寧可我們淡泊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于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紬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用盤費銀三十兩俱望查收

其九

九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

吾弟却以為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即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為謝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即議代者速惟受事庶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迸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吾弟完姻後即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間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為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梗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陽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其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票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惶後江醫又稱漸愈恐是借此寬慰男心近日春起脾虛益費調理未知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為主恐家間無人侍奉男時切懸念又母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抵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看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模婚事既完心願已畢即家間清苦

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恭將孔登科已題安慶恭
將員缺今渠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母親南來即令本將
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非船不行又可模婚事
初定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揭榜後此在父母上裁男
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去銀五十金又銀杯一隻父
親聽收若急于南來缺少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間
則男子七月間差官帶船迎接惟候信到即遣之行祖父
行狀附寄清明在即似應即勒之石也

其十一

屢得家信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
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提兵
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省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
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只要父母歡喜百斤
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
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
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
要回南來可催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長騾幾頭令他帶家
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于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
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
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為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

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要夫人離不得即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少即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家間門戶要謹慎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孀母事諛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數兩予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尚未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諛就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其十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濶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醫可用即用不必求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千金即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間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北行尚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七白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考皆于別項代支尚無

償補之法近因教化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途
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驢市衙衙房價無力辦此當急
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
當發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恭將缺令渠回家
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即催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鞍
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頗易催合計各項不
過所費百金即求大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
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即撥船遠
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即行嫂孀子心窄心執凡事當諫勸之
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尚穉學
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心都中有同年相知未問
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
負倦之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杯一隻
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即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
即勒石所費于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併銀六
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其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尚如舊母親平安不勝
忻慰惟弟新婚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聞事
若無可望正不如待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

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詞稟之慶哥一負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急以餬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為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其十四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兄于三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遁地方晏然惟念父親病體不知近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舅在汪承差處當即護送回家也前寄去墓誌內有篆額書丹官銜查書升應在前當用劉年兄銜篆額用湯公祖銜如已刻就不妨改鐫嫂孀子處即以此字示之三五日後差人上本當再寫書也

遺書

其一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墜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其二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違于定者不忠不孝何顏立

於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教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書

其三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于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其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旦父不守勞苦教日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讐未復是為恨事耳得副將史德威為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為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其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讐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保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其六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于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

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決斷也太太
苦惱須托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炤兒好互隨他罷
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乾隆四年十
年六月奉

音摹勅揚州梅花嶺祠壁

史忠正公集卷四

雜著

甲申討李賊告布天下檄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宗社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晉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庥迄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騭者其言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邁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微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愿從上作釁可預知然且鐵骨錚錚與艮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發發撥雲霓之奏以

爭鳴况休命篤于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陰霾二祖之宏謨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德勳孟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冲歟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官府于召對而發龔黃之歎總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不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頻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當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蠲逋者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工之張羅者甚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世俗大翻爾爾賢者一併悠悠壅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為涉必窮於滅項悲夫悲夫邊塵未息寇蹤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滅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

襄大舉端賴同仇請無分宦途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玉謝
 或族或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贊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
 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橐為里雄合無各
 抒心猷各團義旅付不需於武庫棋無壅於卯厨飛附大
 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生
 殲晉天大誦此則萬代之所瞻仰惟九廟為之鑒臨者也
 倘策未暇夫即戎義且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
 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
 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為
 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與搢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

使平準法行即陽翟之雄豈能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
 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
 之無外欲與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植佳緣無忘善
 誘譬若同母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揆諸恤緯
 之心決不至四十二城遂無男子嗚呼親刻乃雍容之事
 唐莊尚有崇韜出塞本僥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此何
 日耶日無徒不惟以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於
 為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櫻地獄之
 罰齊姜宗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窓所過便成歐脫來
 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與若

弱之受傷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
報陽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
家牙籤不正勝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之雖八公之草木可
驅一坐一慳遂成天淵豈不寃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
清夜而念工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
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母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
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効謀分何辭
于即死實切執爰之願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
遂如或纏情何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
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尚達於
北辰奮筆敢駕於南史所為過計亦屬癡衷見起居親約
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捶心泣血之至謹檄

祭左忠毅公文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駐節
江上悵望皖上知大中丞左師藏靈於皖山之麓松鶴書
院因不勝嗚咽特卜於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
儀拜于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于韓
蘇報國孤忠嘗自方于陳竇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
所共宗也天啓乙丑觸忤權璫羣小朋構而下綬騎之詔
法即為師涕淚之無從矣迨攝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

孝師之伯氏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
哭師之義亞旅滅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閭姻婭哭師之媿
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莫不哭
師之忠而被謗直不受証一時天地且為師感泣山岳且
為師崩頽風雲且為師變色而拜旨時駢肩塞巷者咸豎
髮裂眥欲得闔官而甘心焉曾幾何時九五當陽冰山銷
燬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冊貞珉賁若
阿即餘英所振猶使虺伏狐摧至今不敢躑躅于冰霜之
漸則師之死賢於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
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鑑當其提衡

冀北八郡空羣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名固
寂如也師不以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
于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而試暴腮果以卯辰
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且師之于法固不
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宦邸中每遇公餘
即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
歡從憶逆璫陷師于獄一時長安揺手相戒無往視者法
不忍以逆談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羣感
曰爾胡為手來哉惟恐夏馥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
尚慮以相知見累師真師而父母矣濡首深恩每懷靡及

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簡書勞、晚
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徒懸總帳華
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為一睇龍山鳳石而忽
不示血淚之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即飛
黃騰達夫忠貞之報埏埴固無所事法即謀片石繪師忤
瑞之故白師忠烈之心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稷之手文
公朱邑之間里之好義者當饒為之又不得法之嗷嗷也
鬱、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擗踊以歌之曰
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
矣

祭廬州殉難官紳士民文勒碑六安州學

維崇禎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越祭日癸卯欽命
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戶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
于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興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恒
南京光祿寺卿靖符錢君策雲南布政使參政畸人程君
樞任南京旗手總司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
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
國政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江君源洞黃君中理
耆民劉鉉等之靈曰嗚呼今夏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

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余聞報淮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極
腕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官紳士民何罪而乃堪此厄
也傷已九月余竣事於輸輓之役策馬西征目擊荒草迷
途日炊斷絕遺骸遍地怨氣凝纏嗟哉死者不可紀極而
生者殘肢斷腕同于人羸之形抑更悲矣憶昔余之禦寇
安廬也馬首所及諸生迎于郊百姓迎于路賢士大夫候
于庭相與厲師徒畫籌策修守具備饌糧若同母之遇風
同室之助鬪家人骨肉之誼何其眈然而今已矣奉簡書
而治兵者虛擁麤牙貽羞中閭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
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却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
慟哉守土之吏印纒纒若平日苛政如虎不以百姓
為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
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必賊衆整冠危坐誓死不移乃在
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慟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為賢紳
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不難居是邦而非大夫意其
臨難不知如何激烈乃束手就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
侍立其就木餘生之節義名卿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
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矜饑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余
為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為之請于朝如趙君
之死于城頭也或以為酒醉或以為踈防余為之辯雪而

凜々大節乃暴著于天地間意趙君之死無憾矣如太史
胡君勳卿錢君大叅程君旗總趙君等或以為激變或以
為死遲余為之辨雪而凜々大節乃暴著于天地間意諸
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鉉等死不一人
死不一地即不能起九原問其姓名要皆櫻白反而不悔
寧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
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而余又何憾
乎余所慟者昊天不愍降此荼毒工不能矯箭控弦竭綿
力于皖工受之日滅此朝食次之兩淮督運不能決樽俎
分符轉戰有獻俘斬馘之功下之不能周歷郡縣嬰城固

守為父老子弟議保聚教者無一遂碌々取容而波頽瀾
倒于半載之內嗟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雖然余之罪大
矣重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共白也羸衣躍馬念止在民仗
鉞臨戎惟力是視諸公士民尚鑒茲哉余用是益自悲矣
溝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下璽書祀
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為諸公者可以揚揚地
下大獨是千百萬心之上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
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畢至大小率從今西望固陵
東眺姥山南憑冶父之衢北極毛公之域淒風飄發黃雲
四垂陰熒冥迷青燐滿目余之慟將何時而已也所願生

為怨苦之人死則化為厲鬼以助余前驅翦爾仇讐也余有心爾能忖度余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聽余之言度余之心亦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歆余之饗矣

邀助左公子序

原任北直學院左大宗師立朝勁節昭昭人世更脈之吾黨四壁如洗二萬懸在在逆璫原以株連赤族之法巧寓追賊而郡縣自不敢于風波震撼之中偶露矜恤將累世所遺積俸所置囊罄命族席捲同宗歷盡敲呼之苦僅得十分之七士紳戒心于後禍貴戚厭志於前來路盡途窮只得向朝不保夕之周親為剜肉補瘡之義貸隱忍當日屈指今朝日今皇仁浩蕩雖邀贈蔭之虛名而息債浮沉仍受喪家之實禍左世兄謝恩北上蕭居京邸進不敢陳乞聖明退無以施顏貧戚不惟八口待命亦復來姓嗷嗷傾家之德難忘活命之恩忍負麥舟大義豈讓旁觀道義交情正屬我輩祈諸位道兄弔先師于既往敬愛如生助賢嗣於窮途樂周不倦願出者自書姓名單到時轉相告語既啟不勝懇切之望之至

乞閒詠序

魏公六岳詩成于解府事之後者也故題曰乞閒其章亂曰不堪回憶處昨日未閒身予讀之憮然昔范龍圖尊顯

用事曰髮憂邊因憶與周道士王逸人輩聞笛圭峰之墅
至為沾襟日彼吹笛生何其遠也以范公所歎合魏公所
咏其未聞忘聞古今同情若此第聞有多門幽人貞士之
聞吹笛生是也不大人元老之間其道益不可言漢建
武以吏事責三公功臣率不任職蟬貂鐘鼎之列一時多
閒人矣然史言膠東侯復剛直多大節及以侯就第惟闔
門養威重夫威重之臣豈國家可少哉蓋帝用侯于四方
孰與用侯于闔門且珍寶者山陵挾以為重蛟龍者江海
挾以為威威與重政以恒在人耳目之外史寫侯以闔門
兩字真為妙于下語故元老大人之用要莫於能聞以對
治驚坐孟公置驛鄭莊正爾日劇場中一大藥公固今代
之膠東耶至其詩感慨時艱瞻懷宗國一片天真浮動毫
楮閒之用又不足以盡之若學者但解憶圭峯笛聲尋岳
陽樓記便是枉却此詩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吐猶煩苦抱疴餘似枕奈如何已饑由已嗟艱食兵
悍逢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寧忍復為苛白雲
交瘁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憶母時督兵白洋河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叙夢中牽衣喜且哭

燕子磯口占 時奉召勦左兵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沉江底

六藝

子曰若聖與仁 一節

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蓋聖仁以夫子為終而非以為誨行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之手嘗聞能受人益易無受天損難是故全手人不若全手天然而全乎天昌若全手已天下事必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操之則百年無學聖人于此以己之學教弟子之窮

即以弟子之學教聖仁之窮由此道也若夫子非當世所共尊聖仁而願學之者哉然聖仁之統雖以夫子為終而學人之脩實以夫子為始使其尊聖仁而孤處焉無論凡庸退避將疑絕學之窮或極學力攀援究致統緒之絕夫子所以觀一身觀天下而急以為誨為弟子告也就聖仁之欲竟者借為誨以續之而至極之理始不即于孤且聖仁之已見者得為誨以影之而日變之途愈莫窮其致是豈徒謝仁聖之名而退然不勝也哉極神化于一往則願想所致即是他人爭赴之階而化遵途于不知則過續相生亦誰不在變通之內夫子固曰吾與天下後世相質于

無窮者此豈敢一念云爾今試靜而思焉乃知聖仁之事
雖經屢遷而志力終于無已即聖仁之人不必相接而幾
希自可相尋但使此豈敢一念日往月來則羣聖之氣得
一鼓倡而統緒可尊也且百世之心從吾黨遍啟而隱
微俱動也公西華能無爽然於學之不能也哉得其所謂
不能者則人也我也聖仁也為誨也俱往復于無端而聖
仁之統其不自夫子而終也久矣

明史本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
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
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禎元年
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
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
賊以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
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
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
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自間

道突安慶石碑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為廬
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
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
乃以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
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為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
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桂
車河當是時羣寇聚漳寧分犯泯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
總理廬象昇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
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禎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
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

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
蘆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
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
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
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
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
立可法短小精悍回黑日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
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力連敗
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

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
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
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
口曰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
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
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潯神宗
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
英潛與阮大鍼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
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
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

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母避宜正受
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
必復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
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
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
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孔昭
攘曰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
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
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
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

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自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維揚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陞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為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紀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

固一路可法啓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慎言舉吳姓譁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牲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二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

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
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爭欲駐
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惶懼登陴守傑攻之決
司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
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
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
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
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
為具蔬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
開府揚州六月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

青州諸郡縣爭殺偽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
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
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
餉為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
耗仕途日消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
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雙臺籌兵籌餉無議論舍
治之治餉無人才有撫哈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
詔答之初可法虞傑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
傑構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
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

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而南走是首應重誅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污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東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

略中原計諸鎮分汎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諜報我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方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讎

之師不聞及閩陝討賊之詔不聞及燕齊君父之讐置諸
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
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
事一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
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
之辱漢光武不忘燕薪之時臣願陛下為少康光武不願
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于賊恭皇
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
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
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願可膜置臣

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
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
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
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
思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
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
不可行勸輸亦難為繼青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
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閑典禮亦宜概從
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
必刻刻在復讐雪耻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

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
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
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敘防河將士功耳漫弗省而
諸公遂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為大清順治之二
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
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為許定國所殺郡下兵大
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
不可為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為提督統傑兵本身
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為督師中軍李成陳為徐州總兵諸
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

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
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
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為已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請
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
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吳兵
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
陵先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
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
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
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

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陣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可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禽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筵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佐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之。十觥思先帝泣然。度下。僦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子處鈴閣。

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
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于揚州郭
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
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為之後堂弟
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
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
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

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潁以當南北
之衝四鎮暴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
掣肘于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
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史忠公証集後序

戊申八月杪光旭遊邦上假館于廣儲門外之梅花書院
九月朔齋沐肅衣冠謁明閣部史忠正公新祠並展公墓
公之裔孫開純友慶趨而謝焉明日復踵門來謁出公全
集屬光旭為序光旭不文而讀公之文則有不能已於言
者夫明季之變闖賊躡畿輔思陵死社稷及羣臣迎立福
王心君父之仇湛優戡之樂公以一身孑立於國破君亡
萬事瓦裂之秋比之文信國則內無秀夫枋得之維持外
無世傑廷芝之禦侮是不幸中之尤不幸也讀公奏疏如
請出師討賊請進取論人才請行徵辟保舉諸篇不啻武

侯之表宣公之奏議也然而一坏不可以障橫流一木不能以支大厦國命中絕人材衰息老臣經國之苦心抑塞而不獲少伸孰有痛於此者哉越百三十餘年乙未仲冬
冬廷我

聖天子下褒錫之詔舉易名之典

賜謚忠正表揚其大節而推闡其學術心事

天章疊被雲漢昭回有司承

詔旨修墓葺祠刻公遺像歲以春秋祭祀恭勅

御製書事及公復睿親王書於壁以示久遠公全集開純
手編凡四卷卷首恭錄

宸翰暨在 廷諸臣應

制之作卷末則以諸名人題咏附焉光旭伏而讀之竊嘆
感人之深莫如文章公少時受知於左忠毅公左視學時
拔公文置第一且以為異日能支柱天下者左之知公固
神抑亦公之文早有慷慨磊落之氣剛大正直之性流露
而不可掩者乎今殘煤斷簡凜々猶有生氣覽公集者百
世以下殆將如見其人矣

乾隆五十三年秋九月既望梁溪後學顧光旭敬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